

提線木偶

任林舉



鄉愁的胎記

提線木偶戲正規演出時，觀眾只能看到木偶們在明亮的燈光下完成各自角色，而真正的操控者不是站在高處，就是躲在暗處，觀眾是看不見的，所以木偶戲又有別名叫「懸絲傀儡」。

但人非神聖，總是耐不住隱在暗處的寂寞，或藏不住內心的驕傲；適當的時候，總是忍不住要向人們展示一下自己的「本事」，再高的高手也會以技藝的名義暴露自己幕後的身份，炫一炫純熟的操控技巧。於是，我們便有機會看到木偶表演者如何與他的木偶共同演繹一齣齣人間的悲喜劇。

那一次，近距離觀看過木偶表演者的演示後，我也覺得通過幾根不顯眼的細線就能讓一個木偶隨着自己的心意和願望動來動去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情。演示剛剛結束，我就迫不及待地跳上台去，求師傅授我一二手段，也讓木偶聽一聽我的指揮，順便滿足一下潛伏於我內心很久的操控欲望。

據說，一個提線木偶身上拴着五條至三十二條不等的提線，線越多木偶的動作越細膩、豐富。我想，那也並不是什麼難事，不過是提一提線而已。然而，一旦木

偶交到了自己手上，才發現我並沒有能力讓一個木偶活起來。儘管師傅事先教了我一些提、撥、勾、挑、扭、掄、搖、閃等技巧，但我還是不知道如何賦木偶予任何動作、行為和情緒，更不要提及正確、合理、生動、感人和靈魂等高級字眼。哪個木偶遇到了我這樣的操控者，就算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霉。在我笨拙的手中，木偶不過是一堆組合在一起的木頭，而永遠成不了什麼角色。如果真進了戲，它也只能是仰着、趴着或立着睡覺的廢物。從開頭至結尾就那麼不成體統地沉睡着，與不會存在又有何異？

回來，走在的路上，我邊走邊在心裏暗暗地佩服那些木偶的製作和表演大師。他們手指一動，原沒有生命的死物就有了生命；他們手指一動，原沒有生機的舞台就有了數不盡的角色和故事，以及道不完的喜怒哀樂和悲歡離合……

這樣想着，心裏便生出些莫名的感念和惶惑。再看走在路上的那些行人，似乎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拴着無數條無形的「絲」。絲如提線，從無限的高處垂下來，並不止千條萬條，所以他們的動作才流暢、連貫，他們的表情才豐富、自然，他們的故事才更加絲絲入扣、生動曲折。因為操控者從來沒有在高處顯現過，所以一切又彷彿無人操控。

東西走廊

聽說過比爾蓋茨，知道他是依靠高科技發家的億萬富翁的人不少，但民衆大約不會關心他早餐吃什麼。相比之下，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每天吃七粒大杏仁，著名歌星碧昂絲（Beyonce）生育第一個孩子後的飲食方式，《老友記》中的明星珍妮斯頓（Jennifer Aniston）穿什麼品牌的襪子這些雞毛蒜皮的日常瑣事卻令粉絲如癡如醉。美國南加州大學商學院的講席教授庫勒德一浩克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說，這就是「有名氣」和「當上名人」之間的區別。

在研究中，她發現各行各業的「巨星」在個人才華、性格脾氣方面並無普遍共性。不過，他們都得按照以下程式行事。第一，一線明星（A-list）只能與地位相當的圈中人交往，參加一線明星的聚會，和二線（B-list）、三線（C-list）演員接觸會降低身份。第二，不可過度曝光，否則觀眾興趣會降低。第三，必須出現在正確的地點。百分之八十的明星照片都拍攝於紐約、洛杉磯和倫敦。去拉斯維加斯參加活動可能會讓你進入公眾視野，但「賭城」以花天酒地的享樂生活而非創意文化著稱，別人可能因此質疑你的才華，這會有損「明星排名」。而且，人

怎麼當上精英

馮進

都有從眾心理。受人關注有「滾雪球」效應，粉絲會吸引更多粉絲。明星體系又非常排外，除非嫁得好或事業出現重大突破，二線明星很難進入一線的交際圈。看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原理完全適用於「造星」過程。

當然，世上大多數人不是明星，也不見得希冀萬眾矚目。但庫勒德一浩克特指出，近年來出現的「精英階層」同樣有自己的行事規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將擁有名車、名包、名表與大屏幕液晶電視等物質財富視為富豪身份的標誌。新興的「有志階層」（Aspirational Class）卻更捨得為不顯山露水的奢侈品買單。如，購買有機食品，上瑜伽課，讀《紐約時報》介紹的暢銷書，用母乳哺育兒女，僱園丁、鐘點工和保姆，在教育投資上不遺餘力；讓孩子從小學習鋼琴小提琴，帶他們出國旅遊、為他們積蓄上大學的費用、幫助他們申請名校。這是因為過去大家可望不可及的物質財富現在已普及於民間，如今花錢買時間才是「王道」。有閒比有錢、低調的奢侈比高調的炫耀更能彰顯身份地位。

更有甚者，富人和窮人在生命開始和終結時段的行為也截然不同。「有志階層」用母乳哺育兒女，勞動人民用嬰兒奶粉。富人死後多火葬。而窮人更多土葬，且為葬禮花

的錢比富人多出百分之二十五。這些都是階級地位的外在表現。受過良好教育，才能找到提供帶薪產假、待遇優厚、政策寬鬆的好工作，時間、金錢和社會支持各方面都有保障，也才能母乳哺育。另外，勞動人民的人際交往模式與「精英階層」不同。窮人通過創造、依賴「社會資源」（social capital）謀生，葬禮成為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重要途徑，參與者眾多，花錢自然也多。富人則將喪事視為個人隱私，甚至以火葬不佔地方，保護環境自傲。

研究者擔憂，精英階層的所作所為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社會的階級固化程度。名表、豪車可以傳諸後人，但說到底只是速朽的死物件。教育卻是幫助兒女進入精英階層的不二法門。二戰後百分之十的美國人能上大學，現在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接受高等教育，大學教育一直是改變命運、獲取中產階級身份的敲門磚。但教育又越來越貴。一九九六年以來的二十年間，美國的教育費用不斷攀升。最富裕的百分之十的人口給兒女的教育投資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中下層勞動人民在孩子教育上的花費卻沒變化。父母如為藤校校友，兒女入藤校的比例比一般高出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說，龍生龍，鳳生鳳，白手起家的「美國夢」對勞動大眾來說正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



► 提線木偶技藝藏於暗處 資料圖片

想搭第一班高鐵回鄉

郭一鳴



維港看雲

春節後與一班潮汕籍老友飯敘，談到幾個月後便可以在西九龍站上高鐵，兩個多小時即到達潮汕，大家都十分期待。N女士說很想搭第一班高鐵回汕頭，但不知道車票哪一天開售，笑言開售那天可能網上幾分鐘就被搶光，「沒關係，搭不到第一班，搭第二班第三班車都可以」，N女士說，總之要盡快體驗不需再手提行李上下車過關、兩個小時回家鄉的感覺。根據官方估計，香港高鐵將於今年第三季度通車，連通全國高鐵網，除短途的深圳、東莞、廣州之外，香港將可直達北京、上海、昆明、桂林、杭州、武漢、廈門、汕頭等十四個長途站。不過，近日看到葉劉淑儀在立法會議事廳批評「泛民」議員以「龜速」審議高鐵一地兩檢相關文件，而運房局長陳帆對於一百二十八百字的文件「弁文」討論了三個小時表示不滿，高鐵能否如期通車，實在令人擔心。

高鐵對於香港近百萬潮籍人士，意義特別重要。地圖上香港到汕頭的直線距離不到三百公里，坐長途巴士則要五百多公里。以前香港汕頭每天有航班，連起飛降落在內總共五十分鐘的航程，單程機票優惠逾千港元，據說是全國最貴的航線，沒有一，不過潮汕多港商，畢竟搭飛機方便快捷，所以不愁沒有乘客，高峰期每天上午下午都有航班往返。二〇〇〇年時任潮州商會會長陳偉南先生邀請香港新聞界高層訪問團到汕頭、潮州、揭陽三市探訪考察，就是從汕頭外砂機場出境，十五分鐘即到達市區。二〇一一年底，原來軍民兩用的汕頭機場只保留軍用性質，粵東首府、中國四大經濟特區之一的汕頭，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罕有失去民航機場的城市，香港人要到汕頭，必須飛到新建的揭陽潮汕機場，然後轉乘班次很少的機場巴士或



▲ 香港即將進入高鐵時代 資料圖片

永不打錶的的士前往汕頭，雖然只有幾十公里路程，但感覺頗費周章，慢慢地這條航線的航班開始減少萎縮，有一年筆者回汕頭過春節，早已買好來回機票，但在回港前一天，航空公司突然通知該航班取消，沒有解釋原因，結果只好改搭長途巴士返港，從此不再搭這個航班。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香港至潮汕機場的航線已全部取消，現在香港與潮汕三市之間的交通，要麼經深圳乘搭高鐵，要麼搭長途巴士，前者要提行李排隊過關太麻煩，後者則時間太長，雖然走高速公路，也要近六個小時才到汕頭，還要沒有遇上塞車。

交通是城市紐帶，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中國改革開放，始於全國城鄉道路大建設，曾幾何時，內地到處行路難，上世紀八十年代從深圳搭巴士到汕頭，清晨出發，一路顛簸深夜才抵達磐石，然後搭渡輪進入市區，體力精神差一點都頂不住。廣深高速公路、瀋（陽）大（連）高速公路標誌中國城市交通建設進入現代化階段，中國經濟發展也在這個時候進入快車道。

而不旋踵，中國內地已建成總長達二萬五千里、時速高達三百五十公里、貫通東南西北的高鐵網絡。高鐵，大大提高中國經濟效率，大大改善中國人的生活素質，高鐵更成為中國在「一帶一路」、在世界上一張名片。

經過一波三折，終於，香港也要進入高鐵時代，傳媒報道四月一日開始，每日多班高鐵從西九龍站試運行至深圳北、福田、廣州南各站，雖然試車出現懷疑出軌事故，但預料很快將可恢復試車。高鐵通車可謂萬事俱備，只欠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方案。當所謂「一地兩檢公安來港執法」、「一地兩檢割地賣港」等等製造恐怖的手法已經不起作用，反對派開始故伎重施採拖字訣，大玩變相「拉布」，有人甚至不惜人身攻擊，如此搞法，實在令人反感！如果這項耗費納稅人近九百億的高鐵工程，最終未能落實一地兩檢如期通車，這班阻擋高鐵車輪前進的政客，就不怕會遭到千千萬萬期待盡快搭高鐵回鄉探親度假公幹的市民唾罵嗎？

威尼斯的春

言寺



域外漫筆

受友人之邀來歐洲走一遭，相比起緯度較低的深圳，歐洲的春似乎來得要晚一些。這水城威尼斯的春亦是姍姍來遲，但它的美仍舊如那句「詩和遠方」的意境一般，有着不切實際的浪漫之感。

沒來到這座城市之前，我也跟大多數旅客一樣，早已無數次地聽說過、談論過，以及在各種媒體上見到過這座城市。但當我真的坐在貢多拉上，從嘆息橋底穿過時，威尼斯帶給人的驚艷，依然讓我覺得這幸福似乎來得有些突然。是的，這是一座夢想中的城市。一切都猶如夢想中的一樣親切。威尼斯有她的繁華與喧囂，在橫貫市中心的大運河上，來來往往的各種大小船隻，穿梭不覺，儼然一座繁華的水上市都。在橫跨大運河的橋上，則聚滿了遊人，大家都拿着相機，朝着大運河和兩岸的建築，投射出驚奇的目光。可能你並不喜歡太多的遊客，但船上的人、橋上的人、岸上的人，一時都成了一種風景。

聖馬可廣場，是威尼斯的門戶，她卻以開放的懷抱，擁住深遠的亞得里亞海。廣場岸邊矗立着兩根代表威尼斯標誌的飛獅立柱，一側是拜占庭風格的總督宮，另一側是連廊式的聖馬可圖書館，再之後的高聳的鐘樓，矩形的廣場和主座教堂，大

運河對岸是聖母聖殿，隔海相望還有另一個高聳的教堂和鐘樓。試想在當年威尼斯最輝煌的十五世紀，這裏是世界海權的中心，世界各地的商船雲集於此，抵達這一組宏麗的建築之時，一定是深深的震撼與讚嘆。馬可·波羅就從這裏出發，前往遙遠的東方。

深入威尼斯那密如蛛網般的水巷，則又是另一番景象。在遊人稀少的區域，當夜幕低垂，或者當晨曦初現，走上彎彎的拱橋，狹窄的水道在密不透風的建築之間，靜水流深，像玉一般沉靜。偶爾一隻貢多拉，猶如劃破一道長紋，悄無聲息地駛過。海鷗不時在空中鳴叫，把人的思緒與夢想，帶往無際的大海。遊人可以坐着貢多拉盡情地徜徉在威尼斯潟湖裏，還可以抵達主島周邊的各個小島。而這些小島才是威尼斯當地人的社區，穿過社區不遠，就是小島另一側的海岸，這裏才是無盡的大海。亞得里亞海的波濤，依然溫柔可愛，猶如愛人一般輕輕撫摸着海岸，泛起淺淺的乳白色浪花。海岸邊的一所小學裏，則是小朋友們盡情嬉戲的笑聲。

威尼斯，有繁華的運河廣場，有寧靜的流水人家，更有無垠的藍天碧海，這座不大的城市幾乎滿足了人們對美好世界的一切想像。在這裏，人們可以短暫地忘卻塵世，我想，這才是尋找「詩和遠方」的意義所在。



飲食男女

只要是近來有逛過茶市場的朋友，應該都不難發現帶着新鮮土腥氣息的春筍已經佔領茶市場的各個菜販攤位。這不禁讓我想起杭州人愛吃筍的模樣來，據說，每年春天，杭州一天就要吃掉五噸的筍。光是這「醃篤鮮」，每家每戶就要做好幾回，更何況春筍煎炒煨燉無不佳妙。

不需多加挑揀，幾條潔白如玉、細細長長的春筍就已入了菜籃筐，趁着春色未歇，我這種帶着江浙胃的人自然是要回去做一道「醃篤鮮」來飽飽口福的。說到「醃篤鮮」，若非江浙人，大概光看這菜名，大概想不到，「醃篤鮮」就是用春筍、鹹肉和新鮮五花肉燉出來的一道菜。老派的杭州人吃「醃篤鮮」，春筍一定是主角，些許的纖維感，爽脆甘口，但鮮味不會壓過鹹肉，反而會吸收鹹香，使湯汁愈加濃郁，而且毫不油膩。小火慢燉數小時，一鍋春鮮就水靈靈地展露在你面前了。爽

「醃篤鮮」

余靖

木棒去把它的纖維敲爛，然後洗乾淨，加生薑料酒焯水。與杭州比鄰的上海人的春天裏也是不可以沒有「醃篤鮮」的。八十年代弄堂裏，湯裏的鹹肉是會過日子的上海女人臘月裏醃的掛樑上的，每天睡覺前恨不得數一遍，哪天房樑上少掉塊醃好的鹹肉是要明裏背裏罵上好幾天的。不同於加了河蚌的杭版醃篤鮮，上海人一般會放一點百葉結，也有放一點菜心的。蘇州人的「醃篤鮮」又和上海、杭州的不一樣了。蘇式醃篤鮮的「鮮」，放的不是豬肉，而是雞肉。老母雞隻隻用黃酒薑片葱結焯掉血沫，然後下醃肉一起煮、水要多一些，不用放鹽以及任何調味。但無論是杭州的河蚌版，上海的百葉結版，蘇州的雞肉版，竹筍和肉的搭配，濃妝淡抹總相宜，最關鍵是因地取材，保留原味就好。



◀ 「醃篤鮮」爽脆香美，幼嫩鹹鮮 作者供圖

人們也許不知道，「醃篤鮮」其實不算正宗的江浙菜，嚴格說來，應該是徽州菜。「醃篤鮮」是在皖南黃山附近有山的地方起源的，那裏盛產竹筍。早晨的清晨，天色未亮，挖筍人便會穿過清冷的霧氣，踩着濕潤潤的泥土，通過觀察地面的隆

起和裂縫，挖出掩藏在土地下面的、最鮮嫩的竹筍。清朝末年，一大批徽州人來到江浙一帶經商，自然而然的就把徽州的飲食文化帶過去了。上海在開埠之前，最大的菜系便是徽幫菜。徽菜重油重鹽，如今江浙很多濃油赤醬的菜，都是徽菜的風格遺存下來的。江浙菜從源頭上來講，可以說是徽州菜和當地的結合。

「無竹令人俗，無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筍煮肉」，這是蘇東坡寫的詩句，意思是要是每日三餐沒了春筍和肉，這日子一定很難熬。但愛美食的詩人又何必他蘇東坡一個？白居易在《食筍》一詩中寫道：「置之炊甗中，與飯同時熟。紫籜折故錦，素肌斲新玉。每日逐加餐，經食不思肉」。他將筍隔水蒸熟即食，不添加任何調味。筍味鮮美，可促食欲，這樣吃久了連肉都不想！

古人撐不起我也，春天，認真認真吃幾頓筍，做一道鮮美無比的「醃篤鮮」，才對得起這天賜的美味，對得起自己水鄉裏養出來的胃。